

日本学生在中高级阶段汉语学习中的词汇偏误分析

田 禾

I 引言

汉语词汇的学习对于日本学生来说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学生的一些有利因素，尤其是在语义相同的情况下，日汉同形词无疑免去了重新记忆理解的过程，可谓是得天独厚。但是事物总是有两方面的，语义用法相同的同形词的存在也使日本学生往往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词语不求甚解，想当然地按照日语甚至是自己的理解去使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误用的情况。本人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单纯从字面上看很容易混同为相同感情色彩的如“享受/享乐”，“出售/出卖”。前者是中性词，后者多用于贬义。“享受生活”、“贪图享乐”、“出售产品”、“出卖朋友”等等的褒贬义也由此产生。施建军(2020)利用logDICE值计算的方法，对日中同形词内部的意义和用法差异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指出“就中日同形词本身来讲，真正的同形同义词很少，同形异义词也不多，而大量的是意义和用法似是而非的同形近义词”。在初级阶段，由于学生接触的仅限于一些常用词汇，教师的讲解和教材的限定使学生在出现词汇理解错误时会得到及时的纠正，而到了中高级阶段，各人自学增加词汇量成为主要的学习渠道，教师纠正或者说在教室里当面问答中出现词汇使用错误的机率会大幅度降低，使得学生无意识中将一些词汇理解错误隐藏并一直固定下来。

本文在针对神户某中文专业四年级写作课进行的词汇偏误分析中¹⁾发现，中高级程度的日本学生对于实词的掌握整体来说比较扎实，在句法位置和句型选择上基本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现在凸显消极/积极语义的词汇使用上。以下是学生的部分误用实例。

- (1) Go To 营销活动造成了9月份该地区酒店饭店住宿率回升。
- (2) 这只小狗是跟妹妹同月同日诞生的。

“造成”、“诞生”其辞汇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正如王治敏等(2005)文中所说的，“大多数词语虽然无法说出它们的褒贬，但在语言环境中可以表现出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倾向”。文中以“陷入”为例，指出这个词“在感情色彩方面并无贬义色彩。但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往往要求其共现词语含负面、消极的因素”。也就是说，从情感色彩的角

1) 语料来源于45名学生的10次不同体裁不同题目的各500字作文，共计 225000字。

度来观察,很多词汇对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其他词语有一定的语义色彩要求。与此有关的搭配规律的研究不多,而其中的汉语学习者的误用情况更是很少被提及。有别于词汇本身的褒贬义研究,本文尝试从语用角度来分析日本学生对于共现成分有情感色彩要求的词汇的误用实例,为行文方便称其为“情感色彩主导词”,找出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误用这类词汇的一些总体规律,将其中一部分典型的主导句子{消极/积极}情感特征的词汇的使用条件进行归纳,以期为中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II {消极/积极}情感色彩主导词汇的误用类型

1. 语义色彩的指向

李斌 陈小荷(2009)在以往的词汇褒贬义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褒贬指向”的概念。在“态度持有者”的框架中引入“说话人”,更准确地描述出“说话人”“施事”“受事”“与事”四种语义角色在<评价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关联中的位置关系。比如文中所举的“歌功颂德”一词,在句子“一些文人为袁世凯歌功颂德”中的褒贬语义指向分别是:施事“一些文人”对与事“袁世凯”的褒扬,以及说话人对施事和与事的贬斥。

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对于施事和受事以及与事的语义关系还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都在句子中出现,即使是词语所附加的褒贬色彩也较为明显。而对于“说话人”这个通常不出现在句子表层的语义角色,不管是教科书还是词典,在对词语的解释中也鲜有提及,因此即使句子是学生自己写的,也往往意识不到某个词汇所带有的语义色彩是来自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对于类似上文中提到的“歌功颂德”一词,日本学生能够理解文人对袁世凯做了什么,但并不理解写下这句话的人的贬斥态度。问卷显示,30名学生中认为这句话含有消极语义的比例是0%,而认为是积极语义的是28人,占93%,另有2名认为是客观叙述。由此可见,中高级阶段的日本学生对于“说话人”不出现在句子里边而通过句子中的某个关键词语表达出积极或消极的主观态度这一点还没有理解,那么当然在使用时就会出现超出其所要表达的基本语义的非本意的褒贬色彩。

从误用的实例来看,中高级阶段的日本学生出现的绝大多数的词汇偏误都集中在脱离句子表层的表达说话人主观情绪色彩的词汇运用上,其中一部分可以明显地从关键词语与前后成分不适当的语义搭配中发现问题,如误用例(1)和(2)。前者使用了需要消极语义配合的“造成”,而其后跟随的语义有明显的积极义,二者产生矛盾,句子显然是不合格的。后者使用了在汉语中通常用来指别杰出人物的“诞生”来搭配动物和家人,未满足该动词所要求的足够内涵匹配,产生“大词小用”的偏误。

2. 不同情感色彩主导词的搭配偏误倾向

从上文提到的两个误用实例来看,要求消极语义共现的词汇与要求积极语义共现的词汇在使用中发生的偏误都是由于对“说话人”的语义角色理解不够而产生的,这是情感色彩主

导词偏误的共同点。表现在句子层面上主导消极语义搭配的和主导积极语义搭配的词汇使用偏误各有不同特点。

2.1 消极义主导词的主要偏误类型

一些二价动词通常要求其后续出现的成分表示消极语义，如：

- (3) 他不负责的言论造成了严重后果。
- (4) 连续加班导致身体消耗过度。
- (5) 他们不惜编造谎言来增加选票。
- (6) 他们的船在台湾海峡遭遇特大台风。
- (7) 有人散布流言，蛊惑人心。

“造成/导致/编造/遭遇/散布”这几个动词后头的成分都表示不愉快的不希望出现的情况。词典对一些词汇的语义解释中会明确对情感色彩的要求，如《现汉 第6版》对“造成”词条解释为“引起；形成(多指不好的结果)”。对“遭遇”词条解释为“碰上；遇到(敌人、不幸的或不顺利的事等)”。 “散布”更是直接说明“多含贬义”。虽然词汇的选择受使用者个人的语言习惯影响会多少有些不同，但使用频度可以描述出一个词汇的大致倾向。如果日本学生对某一词汇的使用偏离了其语义色彩的通常情况，句子的合格度就会明显降低。误用实例中总数最高的正是以上5个动词，如：

- (8) 对女生的重视造成了女性科学家的人数比以前多起来。
- (9) 大家的努力终于导致我们队进入了决赛。
- (10) 面试之前我把我要说的内容编造好，练习了很多遍。
- (11) 现在还年轻，以后会遭遇很多人，一定会有新的爱情。
- (12) 他在各个地方散布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其中“造成”不论是总数还是误用比例数都很高。“散布”的误用总数是第5位，但误用比例数达62%，仅次于“造成”。这当然主要碍于本文的资料基数小，不过也说明使用频度低的词往往更不容易把握其感情色彩，出现误用的可能性更高。相比之下“遭遇”的误用比例最低，这也是因构成词素“遭”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能够提醒学生注意到语义色彩，并且同一语素构成的“遭到”“遭受”等其他常用词的存在也使学生能够类推出其消极语义。而从汉语本身来看，每个词的消极语义的程度也有差异。

与“造成/遭遇/散布”不同，《现汉第6版》并未标注“导致”有与消极语义有关的信息，仅仅释义为“引起”。确实，在一些科技资料中，比如说“持续加温可导致温度上升”这样的客观叙述并没有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但像例(9)句子中有了“努力”等积极语义的词汇

就很难接受“导致”出现。可以说，“导致”对其后匹配消极语义的要求还不严格，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也允许非消极语义出现。这一类倾向于使用消极语义的词语对于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就更不易掌握了。

同样，“编造”的义项不止一个，只有释义为“捏造”的义项才具有明显的贬义。如果是“编造谎言”这样有明显贬义的词语出现其后，学习者也不会产生误解。但是，如果只是“理由”等中性词，学习者往往意识不到“编造理由”中含有的贬义，而只是理解为组织语言、理顺逻辑的意思。误用例（10）如果不是了解自己的学生只是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而进行的事先练习，势必会误解为捏造履历、美化自己。对于这样“实非本意”的误用句子，往往不容易发现。因为单纯从句法上来看句子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这类情况不是句法上的误用，而是语用层面的误用。

以上分析表明，从二价动词的误用情况来看，基本上有两大类：一是句法上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后边出现的内容带有积极语义，与动词所要求的消极语义不符，句子无法成立。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色彩强烈，不存在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情况。另一大类是语用层面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所涉及的受事不含感情色彩，虽然从句法角度看句子成立，但因动词的消极语义使得整个句子具有违背说话人意图的消极色彩，所传递的消极信息引起误解，句子在更广的语境中也显得格格不入。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往往是同时具有使用频度较低的作为中性词的义项或者使用场合。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虽然二价动词涉及两个名词性成分，不过，在情感主导词的偏误中，都是与受事有关的，没有发现与施事有关的误用。

2.2 动词以外的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

不仅限于动词，误用实例中还发现了关联词等其他词性的与情感色彩有关的偏误。关联词主要是“其实”和“实际上”的误用，如：

- (13) 在这首歌里，尾瀨是个好地方，*其实*也是风景优美。
 (14) 这家公司规模很大，*实际上*在全球排名很前。

相原先生主编的『中国語類義語辞典』（2015）中对于这两个词的异同做了如下解释：

“其实”は全文を受けてそれに対する反論，修正，補充を加え，多く逆接の語気をもつ。つまり話し手が自分の思うことを前面に出した言い方で、その述べる内容は必ずしも事実と合致するとは限らない。
 “实际上”は後文に述べられた状況が事実であることに重点があり、「ほんとうは」、「間違いなく」といったニュアンスを含む。

其中的两个对比性例句分别是：

原文例句2) 你还不了解他，其实（/*实际上）他人很好。

原文例句4) 原定计划是三个月完成，实际上（/*其实）只用了两个月。

方清明(2013)指出，“‘实际上’与‘其实’本质差异在于前者常用于独白体，是自言性标记；后者常用于对话体，是非配合性互动标记”。这两个词一直是近义词辨别的难点之一，即使是汉语母语者也会出现误用，更何况是日本学生。误用例(13)使用了“其实”，却并没有对前半部分做出转折或者补充修正，学生要说的是，尾濑这个地方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确实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而由于没有掌握“其实”对消极语义的要求，让句子变得不伦不类。例(14)就更复杂一些，如果单看这一句也不好判断对错，因为“实际上”也可以跨越几个句子与更远在的前边出现的叙述呼应。比如说如果前边有类似“我之前对这家公司兴趣不大，没怎么了解，后来才听说，”这样的叙述，那么即使没直接接着也还是符合句法要求的。可以说(13)是句法层面的误用，而(14)是语用层面的误用。

另有一些个别贬义的形容词发生的误用也与说话人的情感色彩有关。日语中有「頑固おやじ」的说法，中高级水平的日本学生也学了“顽固”这个词，由于没有充分意识到中文用这个同形词所带有的来自说话人的贬斥之义，往往会发生语用层面的误用，如：

(15) 他虽然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性格很**顽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治敏等(2005)文中也恰好提到了中文的“固执”和“顽固”在情感色彩等级上的差异，指出“都表示负面色彩，但两者有不同程度的差别，‘顽固’相对于‘固执’贬义的程度更深一些”，并将两个词分别等示为：固执【+负面】；顽固【+负面+贬义】。从误用(15)的前后文来看，作者对句子中的评价对象“他”是抱有好感的，并不是要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而由于误用了来自说话人情感的消极义主导词，使句子凭空增加了不必要的信息，也与后头出现的语句在情感色彩上不一致。

2.3 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类型

余翌珍(2004)中也提到了日语跟汉语的同形词“诞生”在感情色彩方面的不同。指出虽然这个词在日语跟汉语中都有原始义和引申义，但不同于日语，汉语的这个词“不能用于自己儿孙或动物及昆虫身上”。汉语的“诞生”一词“除了‘用于政党，团体，国家’以外，还能用于‘其他重大事物’。一或用于体坛、影坛新星的出现，或用于科技新成果的出现，或用于某地区某国家的一个年度中婴儿出生的总数等等。但无论如何也不会用于一处住宅区的建成或一个普通人家婴儿的出生。”

由此可见，对于“诞生”一词的误用主要是受日语的影响，日本学生没有意识到汉语这个词对其所关联的名词在内涵上的匹配要求。实际上，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主要是这样因信

息含量不对等而产生的。比如：

(16) 那天是奶奶的85岁华诞，我给她拍了视频。

(17) 他的汉语水平又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学生们努力自学，常看中国的新闻，刚掌握的一些词语还不能准确运用，在提交的作文中常能看到以上两例这样的误用句子。比如“华诞”一词的产生就与调查实例的时间有关，2019年秋学期刚好是中国70周年纪念，网上出现很多庆祝文章，标题使用“华诞”，学生看到并尝试使用而出现偏误比较集中的情况。可以说这一类的偏误有时间性，也与所调查的学习者接触的学习资料有关，具体词语无法穷尽，但是作为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类型是有借鉴意义的。总体来说，相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积极义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都是因所属名词的语义色彩程度不够而产生的情感程度不匹配，基本上是语用上的偏误。

III 误用原因

1. 来自日语的语际干扰

不管是动词还是其他词类所发生的偏误，也无论是消极义还是积极义，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于主导词的语义理解不够准确。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日语的同形词对汉语的情感色彩的干扰。如前文提到的“诞生”“顽固”，都是由于日语同形词的褒贬色彩与汉语不同而造成的偏误。一个是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所含有的积极语义未达到“诞生”所要求的较高等级，出现“大词小用”现象；另一个是说话人并没有对所涉及的评价对象进行贬斥的意图，使用的消极义主导词超出了必要等级。不够或者超出都与日语的语际干扰有关。那么，只要弄清楚了日语跟汉语的同形词在情感色彩上的差异，就可以避免出现偏误。

2. 规则转换的结果

来自日语的语际干扰只是偏误原因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汉语这些词语本身。有些词语的构成语素中含有明显的褒贬义，起到了提示作用，这类词语就基本上不会出现情感色彩上的使用偏误。而对于一些从字面语义一下子看不出来褒贬义的词语，比如说“导致”，为何其后通常都跟着消极义的内容，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可以考虑。

一是构式固化。陈西、束定芳(2020)在谈到一个构式的固化过程时认为，关联的常规化是“通过重复的认知活动使得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在个人思维中产生新的联结，帮助言语使用成为常规的语言表达”。所有的消极义/积极义主导词都可以从情感色彩的角度构成一个具体的情感表达构式，比如主导词是二价动词的消极义构式可以表示为【说话人：情感色彩{评价对象S，主导词V，「-」0}】，即说话人发出的情感色彩在句子中由评价对象施事、二价动词、消极语义的受事构成。这个构式在未完成之前，受事部分并没有类别限制。之所以形成

对受事的语义限定是由于主导词通常与这类语义的受事匹配,渐渐使得受事部分只能接受消极义类型,进而固化为整体的消极义情感色彩构式。陈西、束定芳(2020)文中也提到,这种表现出较强个人主观意愿的主观化过程在众多学者论文中也得到验证。王治敏等(2005)对“陷入”一词的调查也说明,两个月中人民日报33次出现,与其共现的词语均表示负面语义,这样的使用频度将该词固化为一个典型的具有消极、负面情感色彩属性的词。那么,“导致”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其后总是较高频度地出现消极义的内容,最终使其限定为只能后接消极语义。但是还是要追问下去,为什么“导致”会频繁接受消极语义的受事,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消极语义更容易成为“导致”的受事呢?不妨从组成这个词的两个单字的原始语义来分析。

“导”是引导之义,表“带领”的意思。“致”是“到达”。出自司马光《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中的一句“乃敢导致於朝廷耳”,就是导引到达的意思。从中看不出来有什么贬义。仔细琢磨毕竟汉语的每个词都是由汉字组合而成的,情感色彩的诱发还是源自其中的某个汉字原本的意思。“致”有“送达”义,“致命”原本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又有了让对方失去生命的意思。有了这样的极端语义,“致”就带上了一种违背意愿的消极色彩。比如“致使”的后头也通常是不希望发生的结果,“致使房屋倒坍/致使工作出现出了差错/致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等等。可以说,由于语素之一“致”所含有的消极情感色彩,“导致”也倾向于容纳消极语义的词语而拒绝与本身情感色彩矛盾的积极语义。在频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固化为一个只接受消极义情感色彩的主导词,反过来又影响了受事的情感色彩,比如:

(18) 导致今天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

(19) 你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自己不想一想吗?!

上边这两个句子中跟在“导致”后边出现的词语并没有贬义,但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不好的现状、不好的结果。这说明“导致”作为消极义主导词已经完成固化,可以说是“实现性规则”转化为“构成性规则”²⁾的一种体现。沈家煊(2016)指出,这两种规则可以互相转化,这正好说明由单个具体的消极义词语使用频度的增加而形成的“导致”作为情感色彩主导词的语义特征,反过来又使得中性词语在充当其受事之后自动变为消极义。

像“遭遇”这样有较为明显的消极义语素构成的词汇比较容易理解,“导致”寻根究底也能找出原本语义中包含的情感色彩。那么,“造成”“编造”“散布”的消极义又是怎样来的呢?既然语言除了表述命题义以外还要传递说话人的情感信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必定是能唤起共鸣的最朴素的语义联想。“制造并成型”这个描述物体已经彻底完成的语义引发出“无法更改”的潜在要素,想改也改不了的结局一定是不希望出现的,因此“造成”的受事必然是负面的既成事实。“编”和“造”都是动作者的心思加技巧的过程,其“加工”的要素被

2) 这两个规则的概念参照沈家煊(2016)第四章。

提炼出来，从单纯的组织素材变成了巧妙地修改甚至无中生有。“散”与“布”的星星点点到处都有的特点恰好符合人群的流动，而流言最是能够随着人的穿梭而传播开来的。可以说，每个词，即使构成的两个字原本没有情感色彩，但组合起来之后，原始语义中的某个语义要素被提取，吸引符合其语义选择限制的词语与其发生关联，先形成实现关系，进而转换为构成关系，从而固化成一个构式。

以上分别分析了来自日语的干扰和汉语本身根植于词义的情感色彩的形成原因，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同形的一个词在汉语中带有情感色彩，而在日语中没有呢？这主要是同形词都来源于中文，词汇表达的命题义通常会保留下来而进入日语，而主观语义作为外来语往往自行脱落，比如前文提到的“诞生”，在日语中只保留了出生义，而汉语的“诞”所含有的“大”“从天而降”等程度的部分就脱落了。同时，汉语中往往还存在另一个近义词，比如“出生”，二者的语用区分也强化了“诞生”的情感色彩。

IV 结语

本文对日本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出现的词汇在情感色彩层面上的搭配偏误进行了分析，以二价动词“造成/导致/编造/遭遇/散布”为中心，指出句法和语用两种误用现象的不同特点。对于其形成原因也做了尝试性解释。本文所提出的“消极义/积极义情感色彩主导词”作为一个语义范畴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仅仅是从对外汉语的偏误分析角度观察到了一种误用类型，还需要更多的语料验证。

参考文献

- 陈西、束定芳(2020)〈新构式的固化—规约化分析—以“可能V了假X”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方清明(2013)〈论汉语叙实性语用标记“实际上”一兼与“事实上、其实”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04期
- 李斌、陈小荷(2009)〈汉语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沈家煊(2016)《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
- 施建军(2020)〈基于logDICE值的中日同形词意义用法差异的计量研究〉，《中国語语法研究》2020年卷 朋友書店
- 王治敏、朱學鋒、俞士汶(2005)〈基于現代漢語與發信息詞典的詞語情感評價研究〉，《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Vol.10, No.4, pp.581-592.
- 余翌珍(2004)〈中日同形词“褒贬义”研究〉，《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3卷 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 相原茂主編(2015)『中国語類義語辞典』, 朝日出版社

日本学生在中高级阶段汉语学习中的词汇偏误分析

田 禾

从情感色彩的角度来观察，很多词汇对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其他词语有一定的语义色彩要求。与此有关的搭配规律的研究不多，而其中的汉语学习者的误用情况更是很少被提及。有别于词汇本身的褒贬义研究，本文尝试从语用角度来分析日本学生对于共现成分有情感色彩要求的词汇的误用实例，为行文方便称其为“情感色彩主导词”，找出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误用这类词汇的一些总体规律，将其中一部分典型的主导句子{消极/积极}情感特征的词汇的使用条件进行归纳，以期为中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主要偏误类型主要选取了偏误集中的二价动词“造成/导致/编造/遭遇/散布”为对象，发现基本上有两大类：一是句法上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后边出现的内容带有积极语义，与动词所要求的消极语义不符。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色彩强烈，不存在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情况。另一大类是语用层面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所涉及的受事不含感情色彩，虽然从句法角度看句子成立，但因动词的消极语义使得整个句子具有违背说话人意图的消极色彩，所传递的消极信息引起误解，句子在更广的语境中也显得格格不入。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往往是同时具有使用频度较低的作为中性词的义项或者使用场合。此外还发现，相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积极义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都是因所属名词的语义色彩程度不够而产生的情感程度不匹配，基本上是语用上偏误。

对于偏误原因也做了尝试性解释。提到了日语的同形词对汉语的情感色彩的干扰。如“诞生”“顽固”，都是由于日语同形词的褒贬色彩与汉语不同而造成的偏误。一个是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所含有的积极语义未达到“诞生”所要求的较高等级，出现“大词小用”现象；另一个是说话人并没有对所涉及的评价对象进行贬斥的意图，使用的消极义主导词超出了必要等级。不够或者超出都与日语的语际干扰有关。另外从汉语的词汇构成角度，分析了词汇在情感色彩层面搭配的原因。认为之所以形成对受事的语义限定是由于主导词通常与这类语义的受事匹配，渐渐使得受事部分只能接受消极义类型，进而固化为整体的消极义情感色彩构式。并认为，即使构成的两个字原本没有情感色彩，但组合起来之后，原始语义中的某个语义要素被提取，吸引符合其语义选择限制的词语与其发生关联，先形成实现关系，进而转换为构成关系，从而固化成一个构式。本文因语料资源所限，只能局限于几个特定词汇进行分析，不妨作为为数尚少的同类偏误研究的一个参考。